

〈無神論者的巴哈〉

尼采推倒梯子後，飄搖欲墜的黃昏
我們在陌生的平原上流浪了太久
以懷疑，鬆動信仰的繩結
彷彿唯有小酒樓的暈眩
才能短暫贖回
襁褓裡，溫熱的啼哭

巷口的宮廟正在起乩
擴音器破音，神明的旨意
夾雜著電磁干擾
塵埃緊隨風的軌跡，降落於供桌
傳承的香火從不過問虛無
他們翻擲筊杯，與死者協商

月光與升騰的鑼鼓
透不進啟蒙照亮的黑夜
人群在熱氣中簇擁
僵冷的我，在隊伍外側
一位提前聽出謎底的孩童
沒有任何禱詞可以借用

轉過街角，將耳機嵌入耳道
降噪開啟的瞬間，耳膜宛如
被抽乾空氣的密室，向內劇烈收縮
世界。被強制沒收。

管風琴的低音脈衝從耳道湧入
石造的穹頂，在顱骨裡緩緩撐開
巨大的拱門與樑柱，以赫茲的刻度向外擴張
未經同意，便逕自在胸腔的肋骨間
搭起一座無人的穹頂

沒有神明。只有成排的鉛管
巨大的風箱在暗處吞吐
將人間無效的嘆息，壓縮成絕對氣壓
讓一生從未仰望的人

聽見骨骼與星辰的嗡鳴
雙膝在無人殿堂裡，微微彎折
隨後全然沒入，賦格的龐大漩渦

遠方的炮火，枯槁土地上的飢餓
爆破音，在巷弄裡穿梭
人群中反覆升起的祈禱

降級為這顆星球粗糙的底噪
在無法對齊的頻率裡，各自迴響
祈禱聲試圖穿透大氣，在對流層失重
管風琴不管這些
它只是冷靜地，以對位法
統御一切血肉模糊的頻段

這裡沒有光穿透彩繪琉璃
沒有誰在水面上行走
只是音叉找到命定的金屬
在人間的荒蕪裡，鑄造回音

當最後一個和弦，在雜訊中熄滅
耳機摘下，街道如常
香灰仍在風裡漫飛

瞳孔適應了夜色
夜空裡密集的電線
黑色枝桠，散落著線譜
從不曾被調音

在眾神退卻的曠野裡
夜歸的孩子
將一整夜的巴哈，收攏進
微微發熱的胸腔
不成調地，一遍
又一遍地彈起